

老美国志异

The Old, Weird America

Greil Marcus

[美]格雷尔·马库斯 著 董楠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老美国志异

The Old, Weird America

THE WORLD OF BOB DYLAN'S BASEMENT TAPES

Greil Marcus

[美]格雷尔·马库斯 著 董楠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美国志异·鲍勃·迪伦《地下录音带》的世界 / (美)马库斯著；

董楠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

(精典文库)

ISBN 978 - 7 - 305 - 05231 - 6

I. 老… II. ①马… ②董… III. 音乐—艺术评论—美国

IV. J605. 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372 号

The Old, Weird America;

The World of Bob Dylan's Basement Tapes by Greil Marcus

Copyright © 1997 by Greil Marcu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Wendy Weil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NJUP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 - 2007 - 054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精典文库
书名 老美国志异·鲍勃·迪伦《地下录音带》的世界
著者 格雷尔·马库斯
译者 董楠
责任编辑 李冬梅
照排 南京玄武湖印刷照排中心
印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60 千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231 - 6
定价 2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2169 025 - 83592317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注

本书于1997年首次出版时，叫做《看不见的共和国：鲍勃·迪伦的地下录音带》。那是因为最初的美国与英国的出版商们都不喜欢我自己选定的书名：“古老而奇异的美国”（此为原书名直译。——译者）；它也是本书其中一章的标题。我试图在书中寻找标题，而不是另起一个，但我也试着去遵从这样的规则：当一本书的作者最终完成书稿的时候，——毕竟是他或她要对此负责——出版商必须卖掉它，并决定书名，如果作者可以忍受的话。既然如此，我就在一张纸上写了十五到二十个书名，寄给了两位出版商，结果他们俩都选择了上面那个名字。

书出版前，一切都很好。但稍后就出现了书名音节太多的问题。不够协调，言之无物，无法引人联想。结果是没有人能记住那个书名（“看不见的国度”？“看不见的音乐”？“看得见的共和国”？）——而几乎所有书评都用了“古老而奇异的美国”作为标题。这证明了它是一个读者能够记住的词组，感谢创造了这个韵律的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换句话说，这本书的名字一直含在书中，而我如今幸运地有机会再次得到了它。

进入实验室

曾经有一个歌手矗立在世界的十字路口。在那一刻他曾拥有一个前人所未曾拥有过的舞台——之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三十多年前，那个被如今的人们当作一场历史错误的世界刚刚成型；与此同时，若干来自远古的世界亦如幽灵般重现，下定决心借尸还魂——1965年，惨绝人寰的世界与人间天堂般的世界仿佛同时在大地上出现，又仿佛距离人们无限遥远——处于那个时刻的鲍勃·迪伦(Bob Dylan)与其说是占据了文化时空上的一个转折点，倒不如说他就是那个转折点本身，仿佛文化会依照他的愿望或兴致而改变自己的方向；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实也的确如此。

近年来，鲍勃·迪伦的故事重又引发了公众的关注。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Robert Allen Zimmerman)，1941年出生于美国最北部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Duluth)市，后来在更北方的一个名叫希宾(Hibbing)的小镇成长。60年代初，他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知，在纽约，他自称是那位来自沙尘肆虐的草原上的民谣

歌手，伍迪·格斯里^①的继承者。1962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鲍勃·迪伦》(Bob Dylan)，这是一张关于欢乐与死亡的民谣合辑；1963年，他唱出了《暴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上帝在我们这边》(With God on Our Side)和《时代改变了》(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这时的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或词曲作者，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诗人，更不用说是民谣乐手。在一种符号的意义上，他就是民谣本身，同时也是一个先知。当他歌唱和写作的时候，他就是拍卖会上的奴隶，他就是被锁在床上的妓女，他是那满怀疑问的青年，他是那满怀着遗憾和悲哀回忆往事的老人。耳熟能详的民谣复兴歌曲渐渐从他的演唱曲目中远去，他成了原子弹落下之后的声音，民权运动中的声音；最终他成了自己时代的声音乃至同代人的良心。他那振聋发聩的木吉他与轰雷贯耳的口琴声成了一种自由的标志，正如和平符号(peace symbol)那样，在这个充斥着堕落与谎言的世界上象征着决心与诚实的力量。

然而所有这一切在当时还是悬而未决的——当然，对于成千上万追随鲍勃·迪伦的脚步，只为确认自身价值的人们来说，则是确凿无疑的——那是在1965年的7月，这位民谣歌手穿着破旧的棉布衣服，手里拿着电吉他，身上披着时髦的黑色皮夹克(“一件脱销的皮夹克”，一个名字如今已不可考的人这样形容)出现在“新港民谣节”(Newport Folk Festival)的舞台上，身后是一支事后很快就被他抛弃了的五人乐队，他用自己最沙哑的声音唱着，唱起那种对很多人而言正是意味着堕落与谎言的电子噪音。尽管如今世界

^① Woody Guthrie，美国民谣形成时期的传奇民谣歌手，生于1912年，卒于1967年，对鲍勃·迪伦产生了巨大影响。——译注

上可能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当年在新港民谣节上曾对鲍勃·迪伦发出嘘声，然而在 1965 年的 7 月 25 日，迪伦的演出完全是一场骚动：听众中爆发出叫喊、诅咒、抗拒、咒骂的声音，但更多的也许还要算是困惑。^①

1965 年初，迪伦发行了《席卷而归》(*Bring It All Back Home*)这张专辑。专辑中既有幻想风格的木吉他歌曲《手鼓先生》(Mr. Tambourine Man)、《伊甸园之门》(Gates of Eden)、《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蓝宝贝》(It's All Over Now, Baby Blue)等等，也有若干与乐队合作的滑稽曲调，引起了一些争议，迪伦在这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1965 年秋，新港民谣节之后，他发行了几乎全部由乐队伴奏的《重访 61 号公路》(*Highway 61 Revisited*)，这张专辑登上了排行榜首位，也正是从那张专辑开始，他被许多崇拜者捧上神坛。1966 年，花哨迷人、极具魅力的《无数金发女郎》(*Blonde on Blonde*)把那个忧郁的民谣运动灵魂彻底抹去。这些几乎是一下子就喷吐出来的专辑堪称 20 世纪现代主义最密集、最剧烈的大爆发；它们是唤醒美国自我意识的哥特-浪漫主义思潮整体的一部分。然而，迪伦多年的创作与发现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若干具有美学价值的货物商品，可供买卖、仓储和丢弃，也包括了一系列公开表演——1965 年秋至 1966 年春的巡演，几乎每个夜晚都在狂热、戏剧化与接近斗争和冲突的状态中结束。那些夜晚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痕迹，如今只在谣诼、奇谈与记忆之中口耳相传。

^① 1965 年迪伦参加了在美国罗得岛举办的第五届新港民谣节，伴奏乐队是保罗·巴塔菲尔德布鲁斯乐队，表演了《像一块滚石》等曲目，标志着迪伦的风格由纯粹的民谣向电声摇滚乐转变，但是在唱完第三首曲子后，便被观众猛烈的嘘声轰下台。原因是当时的民谣乐迷们一致认定摇滚是低俗、下等、幼稚的音乐。——译注

巡演路上，迪伦先后更换了若干临时鼓手，最引人注目的一位是因为给特里尼·洛佩^①担任鼓手而成名的米奇·琼斯(Mickey Jones)，其他主要伴奏乐手包括贝斯手瑞克·丹科(Rick Dankon)，风琴手加斯·哈德森(Garth Hudson)，钢琴手理查德·曼纽(Richard Manuel)和吉他手罗比·罗伯逊(Robbie Robertson)。他们是多伦多的一支五人乡村酒吧乐队“雄鹰”(Hawks)中的四人，一度为来自阿肯色州的乡村摇滚歌手罗尼·霍金斯(Ronnie Hawkins)担任伴奏；1968年乐队重组，更名为“乐队”(The Band)，“雄鹰”原来的鼓手，来自阿肯色州的莱沃恩·赫尔姆(Levon Helm)也归队了，赫尔姆当年也曾经参加过迪伦的那次巡演，不过巡演开始两个月后就退出了。

迪伦1965年的巡演于9月开始，他们曾四次横穿美国。在同琼斯合作期间又去了澳大利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法国、爱尔兰以及英国，巡演结束之日似乎遥遥无期。

1966年6月，迪伦骑摩托车时在自己位于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附近的住宅不远处出了车祸，之后就一直处于隐居状态。位于纽约市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当时已经成为艺术家的聚居之地，当时的丹科、哈德森、曼纽和罗伯逊有时候把自己的乐队叫做“精神错乱”(Crackers)，有时候叫做“白鬼子”(Honkies)，有时候干脆什么也不叫，后来他们也到伍德斯托克去重组乐队，并且开始和鲍勃·迪伦合作，制作关于他们那次巡演的电影。很快，在1967年的夏天，他们和迪伦开始每天见面，经常是在西沙泽地(West

① Trini Lopez，著名美国民谣歌手，代表作包括“If I Had a Hammer”，“Lemon Tree”等。——译注

Saugerties) 的一个地下室里, 这里是丹科、哈德森和曼纽租下来的; 他们把这里叫做“大粉”(Big Pink)。他们在这里或是其他地方随便玩玩音乐, 后来也开始随便录录音, 录制了大约 100 首老歌和原创歌曲。他们把其中 14 首新歌制作成一张醋酸酯唱片(acetate disc), 命名为《地下室录音带》(The Basement Tape), 并且赠送给其他音乐家们。其中一些歌曲很快就被“彼得、保罗和玛丽”^①、曼弗雷德·曼恩^②和“飞鸟”^③等个人或乐队唱红, 比如《太多微不足道的事情》(Too Much of Nothing)、《爱斯基摩人奎恩》^④和《你无处可去》(You Ain't Goin' Nowhere)。而这张唱片的录音带也于 1968 年被泄露到公众之中。《滚石》(Rolling Stone) 杂志呼吁唱片公司正式发行这张专辑; 到了 1970 年, 这张专辑被转录为乙烯基黑胶唱片(vinyl), 其私录版本^⑤广为传播。

“地下室录音带”——这个名字在私下违法交易的时候曾经有过些许改变——成了一个神秘的蒙面人, 一个公开的秘密, 最后成为一个传奇, 一则关于复古与精心加工的寓言。1975 年, 16 首地下室录音中的歌曲以及八首“乐队”的小样终于得以正式公开发

① Peter, Paul & Mary, 60 年代著名美国民谣乐队, 由 Peter Yarrow, Noel “Paul” Stookey 和 Mary Travers 组成, 曾唱红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 1970 年解散。——译注

② Manfred Mann, 南非裔英国摇滚歌手。——译注

③ Byrds, 六七十年代成立于洛杉矶的著名民谣摇滚乐队, 曾翻唱迪伦的“Mr. Tambourine Man”和皮特·西格的“Turn! Turn! Turn!”, 并取得巨大成功。——译注

④ “Quinn the Eskimo”, 这首歌的现场版本被收录在迪伦 1970 年的专辑《自画像》之中。——译注

⑤ bootleg, 是唱片的一种非法复制并从中获取利益的行为, 至少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 “Bootlegs”一词原指走私者把走私的物品藏在长筒靴中逃避检查, 现在是指专门收集一些从未公开发表的素材, 如: 现场演出的录音录像、录音棚录音片断、录音小样和广播、电视录音录像节目等制成磁带、唱片、录像带, 甚至是 VCD 和 CD-ROM 等载体进行交易、传播等称之为 Bootlegs。——译注

行，并且登上了排行榜前十名的位置。迪伦对此表示惊讶：“我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有了这张专辑哩。”这张专辑里最令人震撼的好歌包括《我将获得解放》(I Shall Be Released)、《火焰上的车轮》(This Wheel's on Fire)、《愤怒之泪》(Tears of Rage)、《卷入洪流》(Down in the Flood)《百万美元狂欢》(Million Dollar Bash)等，它们有着特殊的优雅和光彩；正如我在这张专辑 1975 年发行之际为它写下的评注，这张专辑仿佛是位于忏悔室与妓院之间。它的音乐带来一种熟悉的光环，或者是某种口头相传、不见经传的传统，以及一种自我认识的深刻感觉，也就是对自身的认识和发现（究竟是歌唱者的自我认识，还是它唤醒了听众的自我认识呢？），它们既富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又自成机杼。音乐是有趣而令人感到安慰的；与此同时又显得有些奇异，有种未完成的感觉。专辑中的音乐仿佛在艺术与时间上进行了奇异的位移，显得既透彻明晰又令人费解，无法被说明和解释。

随着时间的流逝，愈来愈多的地下室录音歌曲开始浮出水面，公开表演——有的可以在市面上买到，有的是偷录出来的，之后就被大批量复制，成为私录 LP 唱片，随着技术发展，又成了私录 CD，得以广泛发行，偶尔也散见于迪伦的各种官方选集之中——渐渐地，人们开始不仅仅把它们当作是一些有趣的歌曲，或是迪伦在那段事业特殊时期当中的一个片断。如果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故事来聆听的话，尽管它有着那么多遗失的片断，只完成一半的录音，曲目的完成时间和演出的时序更是混乱不堪，但是这些地下室录音带听上去愈来愈像是一张指示方向的地图——但如果它们是地图的话，它们所描绘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或是一个什么样的迷失心灵呢？它们听上去愈来愈像是一种本能的实

验，抑或一个神秘的实验室：在那么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实验室曾经成为美国文化语言复苏与再创造的矿床。

1993年，这样的念头突然闯入我的脑海，当时我正开车从加利福尼亚赶往蒙大拿，一路上除了天气预报，就只听着一套五张CD的地下室录音带私录合辑。当时距离这些磁带被录制下来已经有26年了，在那段时间里，鲍勃·迪伦似乎一度迷失在布满十字路口的地图之中，他的艺术生涯也在不断缩小着疆域，然而，这些地下室录音仿佛就在这些日子里从他们的实验室中慢慢地爬出来，仿佛是刚刚被创作出来一般。当时我对自己脑海中“实验室”这个概念还不完全明晰，于是就和罗比·罗伯逊进行探讨；我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70年代之初。“不，”他说，“那是一个阴谋，有点像水门事件的录音带。对于其中的很多东西，鲍勃会说：‘我们当初本该毁掉这个玩意儿。’”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一种幽默感，”他说，“这完全是一次胡闹。我们玩音乐的时候是完全自由随意的；我们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里会把这些东西拿给任何人去听。但是在那个地下室里开始与随后诞生的一切——以及‘乐队’所创作的一切，仿佛都成了赞美诗一般，来自全世界的人们拉起手来，摇晃着身体，歌唱着《我将获得解放》等等诸如此类的一切，其实都来自于这个小小的阴谋，我们自娱自乐的阴谋。只是消磨时间而已。”

用来消磨时间的音乐最终成为令人迷惑的东西。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不要忘记，就在这些地下室录音带录制之前不久，发生过越南战争，纽瓦克(Newark)与底特律的黑人骚乱，“披头士”的《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Club Band)发行以及“爱之夏”^①运动，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把1967年变成了千年盛世或天启末日，抑或是二者皆有之。在那一年里，“美国分裂了，”这是纽特·金里奇^②说的。而在1994年，一个怀疑论者这样评价地下室录音带：“这是流亡者的歌唱，”他的话在若干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们当中引起了赞同的反响。然而，如果把这些地下室录音带标上1932年发行的日期，也同样能够令听者信服，就算被标上1967, 1881, 1954, 1992, 1993……诸如此类，随便一个什么年代，结果也是一样。

就在最近两年，年过半百的鲍勃·迪伦，突然带回两张老布鲁斯与民谣的专辑——《对你一如既往的好》(*Good as I Been to You*)与《世界变得糟糕》(*World Gone Wrong*)，从而重塑了自己那似乎已在无情地腐朽的公众形象。专辑中的歌曲从16世纪的儿歌《青蛙献殷勤》(Froggie Went A-Courtin')到19世纪80年代的谋杀案《斯塔克·A·李》(Stack A Lee)；从古老的童谣《爱人亨利》(Love Henry)到盲眼威利·麦克代尔^③在1931年演唱的《坏掉的机器》(Broke Down Engine)，这些歌曲都是用木吉他和口琴伴奏的，其他伴奏乐器一概没有；这些歌曲都是迪伦在30年前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前的保留曲目。和他在其后的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演唱的歌曲不同，它们把迪伦从之前的演艺生涯的监牢中解放出来，使他，乃至他的声音，得以神秘地回归到一个自由的广阔

① Summer of Love, 1967年在旧金山 Haight-Ashbury 地区发生的青年反主流文化的嬉皮运动。——译注

② Newt Gingrich, 美国前众议院长。——译注

③ Blind Willie McTell, 20世纪中叶最伟大的布鲁斯吉他手之一，生平富于神秘色彩，卒于1959年，影响了包括White Stripes、Kurt Cobain在内的很多美国摇滚乐手。——译注

天地。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男人曾经把摇滚乐这种艺术形式乃至这种体验模式截然分裂为两半，”几年前，评论家霍华德·汉普顿(Howard Hampton)曾经这样评价迪伦的音乐。“如今他成了一个尽职尽责的修补师。‘一切都破裂了，’他唱道，但他许诺这些碎片肯定能在他的艺术中被恢复原样，就像它们在现实世界之中再也无法被复原那样确凿无疑。这颠覆了他以前那些作品的意义，但也是近20年来政治世界状况的一种延续。社会在依照迪伦的音乐所提出的那些受压抑的要求来构建自身，想要再度重复迪伦音乐这样的宣言，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种难以想象的宣言仿佛再度出现了——一个一度平凡，如今仍旧不为人知的声音——这就是迪伦在这些古老的歌曲中所找到的东西，或者说是他为这些歌曲所提供的东西。“前所未有的奇异事情在发生，”这就是《世界变得糟糕》的标题曲的第一行，这抑郁时代的诗行来自“密西西比·谢克斯”乐队^①，迪伦用微弱而毫不惊讶的声音唱着；他在自己的手记中神秘地写道，这首歌“与文化政策相悖。”正如地下室录音带在它们的年代逃脱了当时流行文化的整体——当时整个的大环境都是那么沉重，那个时代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真空黑洞，把一切事物都吸进去，在表面还维持着它暂时的状态，而这些古老过时的地下室录音带被剥夺了所有怀旧的感觉。如果它们是对历史的追溯，那么无疑是一场原地打转的追溯，能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尾巴，只是这个歌手或某个听者在原地转圈的历程。

无论如何，鲍勃·迪伦在中间的那些岁月里创作了这些东西，

① Mississippi Sheiks, 20世纪30年代美国流行的吉他-小提琴乐队。——译注

90年代的新专辑是对地下室录音带所讲述的故事的一种延续，或者说，是在陆续打开他们实验室门上的那些重重大锁。1994年，艾尔维斯·克里斯特洛^①曾经这样评价“地下室录音带”，“它们听上去就像是在纸盒子里做出来的一样，”他说，自己的脑海里时时萦绕着《对你一如既往的好》和《世界变得糟糕》中的声音，“我想他肯定是在一块石头底下发现了那么多好歌，他也试图自己写下类似的声音。它们听上去就像真正的民谣——因为如果你回到民谣的传统中去，就会发现许多与迪伦这些歌一样黑暗深沉的歌曲。”

“他并不想公开发表这些歌，”罗比·罗伯逊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些歌是他创作出来的，还是他脑海里本来就有的。当他唱起那些歌的时候，你确实无法分辨。”发生在“地下室录音带”这个实验室里的，是一种炼金术，在这炼金术里面有一个未被发现的国度，如同日常的视野里隐藏着偷窃而来的密函。

① Elvis Costello，英国摇滚歌手兼词曲作者。——译注

目 录

| | |
|------------|-----|
| 进入实验室 | 1 |
| 一 另一个国度 | 1 |
| 二 时间比绳索漫长 | 43 |
| 三 地下室噪音 | 68 |
| 四 古老而奇异的美国 | 89 |
| 五 杀魔山 | 129 |
| 六 进入墓地 | 151 |
| 七 山巅之城 | 191 |
| 回到世界 | 223 |

一 另一个国度

在伦敦的更衣室里，吉他手正在弦上摸索一段旋律，他弹奏出微弱的音符，直到它们在指下逐渐流畅起来，活泼地跃入空气之中。歌手回过头来，捕捉到了这段旋律，它的名字呼之欲出，是的，就是那首《奇怪的事每天都在发生》(Strange Things Happening Every Day)，罗塞塔·萨普姐姐^①的歌。哪年创作的？1945年吗？吉他手揣摩着萨普的吉他旋律，感受着节奏中的切分音，栩栩如生地唤醒了这首歌曲在歌手脑海中的回忆。

啊，在那伟大的最后审判日
当他们四散奔逃的时候
奇怪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罗塞塔·萨普姐姐，歌手还记得她是个厚颜无耻的人，她母亲在世的时候，她好像纯洁得不能再纯洁，可是母亲一死，她就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她身穿貂皮大衣走上贵族的舞台；她弹起吉他的

^① Sister Rosetta Tharpe，早期黑人布鲁斯灵歌的代表人物，生平富于争议色彩。——译注

样子没几个男人能及得上。她是“大奥普里”节目^①中活生生的黑人教堂——她甚至和帕特·布恩^②的岳父，唱《老谢普》(Old Shep)的雷德·弗利^③本人一起录音。另外，雷德·弗利好像还唱过《平静的山谷》(Peace in the Valley)，这首歌是可敬的托马斯·A·杜塞(Thomas A. Dorsey)在二战伊始的时候创作的。杜塞，这圣洁的福音作曲家，早年以佐治亚·汤姆(Georgia Tom)的名字为人所知，他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蒙覆灰尘的布鲁斯音乐史上。歌手摇了摇头，他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呢？他的记忆向前回溯着，出于某种原因，他甚至记得《奇怪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是在希特勒自杀的同一个星期里登上了黑人歌曲排行榜，那是1945年4月30日的事情。当时他本人还差一个月才满四岁，而罗塞塔·萨普姐姐正值而立之年。“福音布鲁斯之中有一些深沉的东西”，几年后，萨普这样说道，“深沉到整个世界都无法负载。”如今，他倾听着这首歌，仿佛那场大战昨天才刚刚结束，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不管怎样，他要离开自己之前一直专注固守的道路，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还是得从床上爬起，直面现实生活中的人生。

如果你想亲眼看到罪恶

① Grand Ole Opry，美国于1924年开始的一种广播节目形态，电台转播农村百姓在家谷仓办的舞会、音乐会，其中以田纳西州纳许维尔WSN电台1925年的Grand Ole Opry节目最为轰动，后来在这节目演出的乡村音乐艺人、类型数不胜数。Grand Ole Opry的地位至今屹立不摇，是乡村音乐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殿堂。——译注

② Pat Boone，1934年生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17岁时在田纳西州纳舒维尔广播电台主持节目，其演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50年代后期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唱片明星；唱片销售量以数百万计。他主演了几部音乐片，并在一些剧情片中扮演角色。——译注

③ Red Foley，美国大乐队时代著名乡村歌手，“Old Shep”是1933年他自己写的歌，描写了他视为亲子一般的一条爱犬不幸被邻居毒死。这支歌曲后来有多位艺人翻唱过，如Hank Snow, Elvis Presley等，成为一支乡村经典名曲。——译注